

原著：西格蒙特·佛洛伊德

JI ZHI JI QI YU WU  
YI SHI DE GUAN XI

# 机智及其 与 无意识的 关系

译著者：张增武 阎广林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23

I JI QIANG YU ZHONG GUO DE

CHUAN XI

# 及其与 意识的 关系

林

出版社



Sigmund Freud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本书根据纽约 Random House Inc, 1938  
年版的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译出。

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 著

张增武 阎广林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5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62,000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188-X/B·11 定价: 2.70 元

# A. 分 析

## I. 导 言

一切有机会考察叙述机智的性质及其亲缘关系的那部分美学和心理学文献的人们，无疑会承认，我们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对机智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适当的评价。细算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思想家深入地探讨过机智问题。确切地说，在那些研究过机智的作家之中，我们仅仅能够发现诗人让·波尔(Jean Paul, 原名弗·里希特尔)、哲学家特·费舍尔(Th. Vischer)、库·费舍(Kuno Fischer)和特·里普斯(Th. Lipps)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但甚至他们也只是把机智问题当作陪衬，而其主要的兴趣却集中在那些更广泛和更富于诱惑力的喜剧性问题上。

总之，这种文献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果不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它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 其他作家关于机智的论点

按照里普斯(《喜剧性与幽默》，1898)<sup>①</sup>的提法，机智“从本质上讲，是喜剧性的主观方面，即它是喜剧性中我们主观创造

<sup>①</sup> 参见《美学文集》第六章，里普斯与理查德·魏尔伦合编——这本书给了我从事这项研究的能力和勇气。——原注

的、因而使我们的行为增色生辉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和它的关系是一种**优越的主从关系** (Superior Subject)，绝不是**顺从关系** (Object)，肯定不是**自愿的顺从关系** (Voluntary Object)。”(第 80 页)他还指出，一般来说，我们给机智下的定义是：“喜剧性之种种有意识的聪明呼唤，不管喜剧性因素是存在于个人见解抑或是情境本身之中。”(第 78 页)

费舍借助于漫画来解释机智和喜剧性之间的关系；按他说，这种关系来自两者之间(《论机智》，1889)。喜剧性主题是何表现中的惊人因素。“如果它被隐藏着，就必须用喜剧观点来揭开它；如果它没有被完全隐藏，或者说只能微微地觉察出来，那么它显然就被阐述过了，并且是以一种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的。这样便出现了漫画。”(第 45 页)“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及其概念的智力王国并不在表面的意义上向我们表露自己。它既不能形象地、也不能直观地直接为人所见，它还包含抑制、弱点、畸形和丰富的荒唐对比及其喜剧性对比。为了理解它的真谛并能进行美学鉴赏，就需要一种不但能够反映这些概念、而且能够阐明这些概念的力量，即一种能够澄清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别的，正是判断。产生喜剧性对比的这种判断就是机智。在漫画里，机智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只是在判断中，它才获得了自己特有的形式及其自由发展的领域。”

显然，里普斯把机智类分为喜剧性的一部分决定性因素归结为主观能动性或主体的主动行为，而费舍则根据机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来说明它的特点，并在其中强调着隐藏在思想王国里的那种惊人因素。我们无法着手检查这些关于机智的定义是否中肯；事实上，除非研究它们得以产生的本文之外，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定义。这样，我们不得不在作者的喜剧性描述中四处摸索，以求得一些关于机智的风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

我们发现同一作家又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特征归咎于机智，而不顾其与喜剧性的关系。

费舍尔下述关于机智特征的概括可能最使他本人感到满意：“机智是一种玩笑判断(Playful judgment)。”(第51页)为了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得进行这样的推理：“审美自由怎样存在于对客观事物的玩笑性沉思之中呢？”(第50页)在另一处(第20页)，对某一客观事物的审美态度的特点是由这样的状态造成的：我们对这一事物毫无所求——特别是对我们严肃的需求不希望有任何报偿——我们只用沉思该事物的愉快来满足自己。与劳动相比，审美态度是玩笑的态度。“从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世俗约束和行为法则的判断，按其原由，我把它叫作玩笑判断。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条件，而且还可能包含着解决我们问题的全部方案。波尔说‘自由导致机智，机智也导致自由。’机智不是别的，而是观念的自由自在的游戏。”(第24页)。

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很得宠的定义，说机智是在不似中发现相似，即发现隐藏的相似性的能力。波尔诙谐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机智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把每一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他最喜欢的是联结那些亲戚拒不承认其婚姻的男女。”但费舍尔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妙语中，根本不存在比较或发现相似性的问题。因此，与波尔的定义稍有不同，他把机智定义为能够将许多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联结在一起的技巧，费舍尔也因此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机智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对比；而里普斯则更进一步说明，这些定义指的是幽默家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而不是他创造的那种机智。

其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的观点，一直把机智定义为“观

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和“混乱与明了”。

克雷普林 (Kraepelin) 所下的定义强调观念的对比：机智是“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两种观念的自愿结合和连结，其过程一般都通过语言媒介的作用来完成”。对诸如里普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揭示这一公式的充分的不适应性并非难事，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他只是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之。“对比是存在的，但对比的形成并不能说明那些与词语相关的观念，而是说明了词语的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第 87 页）事实证明，后者的理解优于前者。“对比首先起源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将某种意义完全派给它的词语，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它归结为这些词语”。

后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荒谬中的意义” (sense in nonsense) 就日趋明显了。“我们一时认为有理性的东西，倾刻之间就成了纯粹的废话。既然如此，喜剧性因素就一定在起作用”（第 85 页）。当我们出于精神的需要而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机智，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又把它取消了。这样做可以有许多意思：或者，我们把一种意思引向一种表达，知道在逻辑上后者并不属于前者；或者，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但又因为它和我们的经验法则或通常的思维模式迥然不同而找不到它；或者，我们赋予它一种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结论或实践结论，旨在一旦悟出这种表达的本意就否认这一结论。但是，由产生喜剧意义的机智表达在我们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取决于从所得到的真理感和判断向相对无效的印象或意识的即速转变。

这种解释如此令人感动，人们不禁要问，喜剧性所依赖的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对我们定义不同于喜剧性的机智毫无裨益。而且，“混乱与明了”这种解释又使人们深深地

陷入机智和喜剧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之中。一般地谈到喜剧性因素的康德(Kant)认为,喜剧性因素值得注意的属性之一就是它只能把我们蒙骗一瞬间这一事实。海曼斯(Heymans,《心理学杂志》11卷,1896)对机智结构是怎样通过混乱之后的明了而产生出来的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用海涅的一个杰出的妙语来说明自己的意思。海涅描写道,可怜的彩票捐客赫希·海厄西斯吹牛说,大人物巴仑·罗斯柴尔德把他当成了一位同僚,而且相当地FAMILLIONAIRE<sup>①</sup>。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妙语的词犯了构词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惘。喜剧因素正在于对这个谜语的解除中,在于对这个词意的理解中。里普斯补充说,在对使人迷惘的词意进行解释的启蒙阶段之后紧接着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发觉,荒谬的单词先欺骗了我们,然后才告诉我们其真正的含义。正是这第二级启蒙,即最后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在通常概念中毫无意义的词——这种到乌有的还原过程,才产生了喜剧效果(第95页)。

只要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能够更清楚一些,通过讨论混乱与启蒙的过程,我们对它们就会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如果海涅Famillionaire一词的喜剧效果取决于解开这个似乎没有意义的词的词意,那么其机智即应归因于这个词的构词过程以及如此构成的该词的特点。

除了刚才讨论过的各种观点之外,机智还有一个使所有作家都觉得古怪的特征。波尔斯言:“简洁既是机智的躯体,又是它的灵魂”(《美学入门》),同时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

① 此系合成词,由Familiar(亲近)的词尾和Millionaire(百万富翁)的调头的发音相似而构成。新词的发音与Familiar相近,意即“他待我很亲热,可还不失富豪的气概。”——译注



第二场)中能言善辩的波洛涅斯的一段话对它加以修饰,

因此,既然简洁是机智的灵魂,

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我还是简短地说话吧。

里普斯对机智简洁性的描述(90页)也很重要。他说机智不仅用少许的词语、甚至用太少的词语来表达它实际所表达的含义;即:“它用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或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检验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最好这样说,它并不说出自己要说的东西。”

用费舍的话来说“机智必须发掘某种藏而不露的东西。”(51页),我们早已在把机智和漫画相提并论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我再次强调这一决定要素,因为它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更加密切。

我很明白,从这些作家的著作中引用上述为数不多的论述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作家的真知卓见。鉴于人们难以清楚地重复如此复杂、如此微妙地隐藏着的思绪,所以我不能同那些凡事都要寻根问底的人们一同努力去探讨那些渴求得到的关于原始起源的知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满意而归。因为这些作家所提到的机智的规范和属性,诸如活力、机智的内容与我们思想的关系、玩笑判断的特点、差异性的融合、对比观念、“荒谬中的意义”、混乱之后的明了、机智之隐藏着的特殊的简洁性的突然出现等等,骤然一看它们如此贴切、如此易于用实例说明,以致于我们不敢贸然低估这种观点的价值。但它们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我们很想看到它们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后,它们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机智的知识并不比轶事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某个人——我们对他的传记感兴趣——确实特征的知识多。我们根

本不理解可能存在于各个条件之间的联系。例如，机智以什么样的简洁性才可能与在玩笑判断中所显现出来的机智的简洁性有关。另外我们也不知道，为了构成真正的机智，机智是必须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呢还是只满足其中的一部分即可；这些条件中的哪一些是可以取代的，而哪一些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想按其基本属性在形态上给机智分门别类。因为上述作家们所提供的分类方法一方面基于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基于机智在言谈中的使用（声音机智、双关语、漫画机智、性格机智和机智巧答）。

因此，一旦确定出进一步解释机智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处于困境之中，为了求得成功，我们有两条路可行，一是必须导入新观点，二是必须集中我们的精力或扩大我们的兴趣范围以便于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给自己定出任务，至少不能在第二条路子上有任何不足。肯定地说，少得可怜的几个已被人们公认的妙语实例如何才能满足作家们调查的需要？这些作家又是怎样接受他们的前辈所使用过的那些例子的？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无需逃避分析那些已经给这些经典作家帮了大忙的实例，但我们期待其他的新材料能够为我们的推论奠定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自然，我们应当选择那种在我们的生活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和那些最能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机智实例来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对象。

某些人或许会问，为机智这个问题是否值得付出如此的努力？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我不惮在发展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把我个人的动机暴露出来（即驱使我能洞察机智问题的那些动机），我也能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所出现的一切心理状态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一种可望提供进入某一领域的心理洞察力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很间接，但它对其他领域却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人们或许还会想起一种既稀奇古怪又令人神往

的机智对我们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一则新鲜笑话的影响几乎和一条世界趣闻的影响同样巨大。和传播最近的征战新闻一样，人们也竞相传诵笑话。甚至连那些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他们一边滔滔不绝地给人们讲述他们怎样出人头地，他们去过哪些名城大国，他们曾经交识过哪些名家，一边又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曾经听到的那些绝妙的笑话连同他们的经历一起写在自传里<sup>①</sup>。

## II. 机智的技巧

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上一章中已经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机智实例吧。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赖泽毕德尔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赫希·海厄西斯这个绝好的人物，汉堡的一个自吹是与富翁巴伦·罗思柴尔德从甚密的彩票捐客和爆米花制造商。最后海涅这样写到，“跟我祈祷的完全一样，上帝把一切好事都让给我了。我和圣人罗思柴尔德擦肩坐着，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同僚，相当地 *famillionaire*。”

正是用这个绝妙而非常有趣的实例，海曼斯和里普斯解释了来自“混乱之后的明了”这一过程中机智的喜剧效果的原由。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问题，而要反躬自问，是什么东西使得赫希·海厄西斯的这种说法变得机智呢？答案只能是下边两者中的一个。即或者是在那个本身带有该妙语特点的句子中所表达的思想，或者是该妙语依附于包含着这个思想的那种表达方式。不管机智的实质存在于哪一方，我们都要进一步探讨，尽力阐明之。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总可以用重复其本意的不同说法，即用

<sup>①</sup> J. V. 福尔克《生活回忆》，1897。——原注

不同的词语表达出来。在赫希·海厄西斯的话里，我们面对着一个对我们来说特别古怪而且又不太容易理解的确切的思想形式。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词语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思想。实际上，里普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诗人的意思。他说(87页)：“我们知道，海涅想说这次接见是以亲近为基础的，即这个基础是友好的。”假若我们做一种不同的解释而根本不改变其意思，那么这种解释可能更符合赫希·海厄西斯的含义：“罗思柴尔德用非常亲近的方式把我当成他的同僚；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百万富翁才能这样做。”我们只想加一句话，“一位富翁屈尊下从往往使领受的人感到不安”。<sup>①</sup>

不管我们是否对该思想的这个或那个同义的表达方式感到满意，都可以看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已经被解答了。这一实例中的这种机智的特点并不依附于这个思想。这是一句海涅通过赫希·海厄西斯的嘴而说出的恰当而巧妙的话——一句确实苦涩的话，从这个富人面临着如此之多的财富这一事实中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但我们绝不应说这句话是机智的。现在，如果任何不能忘记诗人在其解释中的意思的人，要坚持认为这种思想本身也有机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一个确切的事实，即机智的特点在翻译中已经丧失了。赫希·海厄西斯的话确实使我们捧腹大笑，但尽管里普斯的或我们自己的准确翻译可能使我们高兴并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但它却不能使我们发笑。

如果我们实例中的机智特点不属于它的思想，那么它就一定能存在于词语的表达形式之中。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这种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就可以领悟人们是怎样定义语言或形成技巧的。同时，我们还能发现那些与机智的本质有密切联系的种种东西，

① 由于我们将来还会遇见这则笑话，而且我们不想干扰下面的讨论，所以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修正我们自己所信奉的里普斯的解释。——原注

因为当一种表达变成其他表达时,不但其机智的特点,而且连机智的效果都消失了。总之,我们对机智的这种口头形式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说明我们和我们这些作家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费舍(72页)说:“首先,正是赤裸裸的形式本身对机智的理解负责,同时人们还会想起让·波尔肯定过并证明了的关于同一表达中机智的这种本质的一条格言:‘因此取胜的是位置,不管它是斗士的位置还是句子的位置。’”

### 合成词的构成

那么,这种机智的“技巧”又在何处呢?在我们自己的概念里,这个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使它变成了机智而且使我们开心地笑起来呢?比较一下我们的概念和诗人的诗句,我们就会知道其中发生了两个过程。首先,这里出现了重要的缩写。为了充分表达该妙语所包含的思想,我们得加上一些词:“罗思柴尔德在亲近的基础上把我当作他的同僚了,”这是一句附加的话,其最简洁的形式是:只有一个百万富翁才能这样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再加上一句解释性的句子<sup>①</sup>。诗人用下面更简洁的话表达了这种意思:“罗思柴尔德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位同僚,相当地 *famillionaire*。”这样,证实亲近款待的第二句话强加给第一句话的整个限定作用就被整句的诙谐淹没了。但它并没有完全被淹没,以致于根本没有留下能够恢复的替换物。接着又发生了第二个变化。该思想那个笨拙表达中的“*familiar*”一词在该机智的文字里便形成了“*famillionaire*”,而且毫无疑问,这个笑话的机智特点和有趣效果就直接依赖于这种构词法。所构成的词的前半部和第一句里的“*familiar*”一词完全相同,而它最后的几个音节则和第二句中的“*millionaire*”一词相对应。

① 同样包含着里普斯解释中的真理。——原注

这样，我们就得揣摸在机智的文字表达中被删掉的第二个句子了。这个词可以被解释为“familiar”和“millionaire”这两个成份的混合词，人们可以按字母图解用这两个词来描绘它的起源。

FAMIL I AR  
MILLIONAIRE  
-----  
FAMILLIONAIRE

因此，该思想被传送到妙语中的这个过程就可以由下面的方法来说明，尽管刚开始很离奇，但正好产生了实际存在的结果：“罗思柴尔德相当亲近地款待我，即一个百万富翁也能做那种事。”

现在，设若有一种压力作用在这两个句子上，同时假定由于某种原因，第二句的阻力变小了。因此，虽然这种压力趋于消失，但它的主要成份，正如实际发生的一样，那个反抗这种压力的“millionaire”一词就被推入第一句话，而且和该句中与之非常相似的成份“familiar”一词熔合起来。正是这种偶然发生的拯救第二句话基本意思的可能性才使其他次要的成份容易消失掉。这样，俏皮话就成了：“罗思柴尔德 famillionaire 非常地款待我。”(mili)(aire)<sup>①</sup>

且不谈这种我们实际还不知道的压力，我们可以把这种机智形成的起因，亦即在这种情况下的机智技巧描述为替换构成凝结(condensation with substitutive formation)。在我们的例子中，替换构成在于构成一个混合词。现在，这个本身不可理解，但一放在其前后文中马上就可以弄懂而且公认为有意义的熔合词“famillionaire”，就是这个俏皮话引起快感刺激的载体，

① 这是新词 Famillionaire 的读音，它的前半部读 familiar 前半部的音，后半部读 millionaire 后半部的音，而且后半部的读音和 familiar 后半部的音非常相似。——译注

其机制肯定不会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一技巧而更加清楚。替换构成凝结的语言过程通过一个熔合词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乐趣并迫使我们发笑呢？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然而在找到捷径之前，这是个难题，我们深感棘手。就目前而论，我们将继续在机智技巧上进行研究。

机智技巧不可能被认为是鉴定机智本质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这种设想迫使我们想进一步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如同海涅“famillionaire”的机智构成的例子存在，尽管这样的例子不多，但他们是以组成一小组词汇来说明混合词或熔合词构成的特点。事实是，当谈到“millionair”时（《思想观念》第十四章），海涅本人编造出了第二条妙语，可以看出这个词是由“millionaire”和“nart”（傻瓜）凝结成的，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它表达的是一种受抑制的思想。下边是一些本质相同的其他例子，

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一章里，布里尔(Brill)<sup>①</sup>提供了下面的例子。<sup>②</sup>

“迪斯雷利曾经说老年人容易变得 ‘anecdotage’”。尽管 anecdotage 一词本身不可理解，但我们马上就可以分析出它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原意；我们在分析时发现它是由 anecdote（轶事）和 dotage（偏爱）构成的。迪斯雷利并没有说老年人容易养成偏爱倾向，而且并没有说老年人喜欢谈论轶事，而是把这两个词熔合成 anectotage 这个新词，同时表达出两个观点。因此，其技巧就在于把两个字熔合起来。词的这种熔合叫做凝结。凝结是一种替换构成，即我们说 anectotage，而不说 anectote 或 dotage。

① 布里尔(Abraham Arder Brill, 1874—1948)，弗洛依德的学生，美国精神病学家，本书的英文翻译者。——译注

② 《心理分析：理论与应用》，第二版，第331页。——原注

在我最近读过的一篇短篇小说里，书中的一个人物——一个‘运动员’，把圣诞节时期说成alcoholidays。通过还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个合成词，是单词alcohol(酒)和holidays(假日)的组合，它可以用下面的图解表示出来：

$$\begin{array}{r} \text{alcoHOL} \\ \text{HOLidays} \\ \hline \text{ALCOHOLIDAYS} \end{array}$$

在这里，凝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假日里人们容易纵酒。换言之，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熔合词，尽管它表面上很奇怪，但只要在适当的前后文里，其意思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这种妙语可以被称之为一种替换性凝结。

“在下面的这段话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手法：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乔治·琼·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先生在总结三篇短评所谈及当时绝大多数演出在纽约市产生的效果是粗暴的情绪冲动和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说：‘索斯匹斯(Thespis)①在Dramatteawan安家落户了。’Dramatteawan一词是drama(戏剧)和Matteawan(精神病院)的凝结。这个替换不仅表达了这位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的绝大多数演员在纽约所带来的是暴力、情欲和歇斯底里大发作，也就是精神病；同时它还巧妙地暗示出绝大多数这样的演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实质。Matteawan是一座州立精神病罪犯医院。这些演出的绝大部分不但犯了精神病，而且是犯罪的，因为它们的主题全是凶杀、离婚、抢劫、丑闻等等。”

在和一位贵夫人的交谈过程中，我无意识地提供了一个俏皮话的材料。我向她谈到一位我认为不公正地为人们所忽略的

① 索斯匹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悲剧诗人。曾因写悲剧在雅典获奖(公元前534年)。被认为是希腊悲剧的鼻祖。——译注



调查者的杰出贡献。她评论说，“我们确实应当给他树一块纪念碑(monument)。”“有朝一日他将会得到一块的”，我回答说，“但此时(moment)他的成就还很有限。”在这里“monument”和“moment”言近意异。而这位夫人却把这两个词联在一起，说：“那么，让咱们祝愿他 *monumentary* 成功吧。”

研究到这一步，如果读者对某种因未解释这些快乐的来源而可能破坏其关于机智的兴趣的观点感到不快的话，我必须奉劝他们先放耐心一些，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机智技巧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它们钻研得相当深入，它将会使我得到许多新的发现。除了对那些仅仅说明一种凝结过程的广为引用的例子进行分析之外，还有其他经过改变的表达方式可供分析。

### 变更凝结与替换凝结

N 先生下边的妙语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凝结。

“我正和他 *tête-à-tête*<sup>①</sup> 驱车前进。”这句俏皮话简化得再不能简化了。很明显，它的意思只能是：我正和 X 先生面对面地驱车前进，而且 X 先生是头蠢驴(畜牲)。

上面的这两句话没有一句是机智的，同时如果人们把它们组合成这样的一句话：“我在外边正和那头蠢驴(畜牲)面对面地驱车前进，”也就没有机智可言了。只有当“蠢驴”两字被省掉，同时替换它们，把第二单词 *tête* 的第一个“t”改成了“b”<sup>②</sup> 时这句话的机智才显露出来。这个稍稍的变更表达了受抑制的“*bête*”，因此，这组妙语的技巧可称之为“稍加变更的凝结”(condensation with a slight modification) 同时，看来似乎这种替换性变更越不明显，其机智就越高人一筹。

① 法语 *tête à tête* 的近音词，原法语词意为“面对面地”。——译注

② 英语“畜牲(*beast*)”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b”。——译注